



漫 游 法 兰 西

[美] 亨利·詹姆斯 / 著 蒲隆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漫游 法兰西



詹姆斯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YUA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游法兰西 / (美) 詹姆斯著; 蒲隆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500-1646-0

I. ①漫… II. ①詹… ②蒲… III. ①游记-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9915 号

漫游法兰西

[美] 亨利·詹姆斯 著

蒲隆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丰林
特约策划	张晓清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8 千
书 号	ISBN 978-7-5500-1646-0
定 价	35.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3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引 言

从前，我们这个种族的代表人物——也许不一定总被看成是最明智的和最古板的——对外国的机遇好奇心切，对在国外逗留迷恋成瘾。如今，巴黎这座美好的城市看样子不像昔日那么风光了，尽管如此，可以说仍在我们中间盛行的那种频频光顾法国的风潮还是一如既往地把这座神奇的都城，而且只有这座神奇的都城，作为光顾的目标，这一点依然是事实。无论如何，这种对巴黎的爱好本身就是——或者，我担心，如果像我现在这样，遵循一种早已荡然无存的规律，我应该说，过去是——一种爱好；奇怪的是，这种爱好跟对整个国家势必产生的那种兴趣联系不大，不像到了其他国家，就要对其他国家的首都怀有一种同等的挚爱之情。如果撇开经济诱因不谈，因为这一点总可能在发挥作用，如果把事情限定在自由选择的问题上，那么以下事实就够引人注目的了；自由选择的人要在伦敦居住就得十分喜欢英国，要在柏林居住就得十分喜欢德国，要在纽约居住就得十分喜欢美国。话又说回来，这些轻描淡写的文字的作者一直有这种浅见：说来奇怪，这种对法国的钟爱之情（贯穿于多少合格的那帮外乡人的心中）却容易只受极力在凯旋门和体

育场之间铺开自己的表面的那一类基础的支撑：仿佛在这个 doux pays^①，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什么可以收获的好东西似的。既然他自己同样也犯有这种假设的过错，那么这种假设怎样开始使他感到愚不可及，那就无关紧要了。这些轻描淡写的文字只不过是対要甩掉这种假设的微小的个人努力的简单记录罢了。必须承认，作者没有采取什么超常的举措；他仅仅是在9月中旬的一个下雨的早晨动身前往图尔那座迷人的小城，因为在那里，他感到他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立即看到这种假设得到了证明：尽管法国可能是巴黎，但巴黎决不是法国。这种证明的美——完全像他希望的那样迅速——把他吸引得更远，于是他那期望不高但又十分成功的冒险产生了一些杂记，以便留下一点有趣的纪念。

① 法语：甜蜜的国家。

目 录

1	引言
1	图尔
9	图尔：大教堂
13	图尔：圣马丁修道院
	图尔：圣于连教堂
	图尔：普莱西-莱-图尔
	图尔：马尔穆蒂耶修道院
21	布卢瓦
31	尚博尔
42	昂布瓦斯
	肖蒙
49	舍农索
58	阿宰勒里多
61	朗热
65	洛什
70	布尔日

布尔日：大教堂

- 79 布尔日：雅克·科尔
- 87 勒芒
- 93 昂热
- 98 南特
- 106 拉罗舍尔
- 113 普瓦提埃
- 121 昂古列姆

波尔多

- 127 图卢兹
- 131 图卢兹：市政大厦
- 135 图卢兹：圣-塞尔南教堂
- 140 卡尔卡松 I
- 147 卡尔卡松 II
- 153 纳尔榜
- 160 蒙彼利埃
- 168 加尔桥
- 173 艾格莫尔特
- 178 尼姆
- 184 塔拉斯孔
- 191 阿尔

阿尔：剧院

197	阿尔：博物馆
200	莱博
209	阿维尼翁
	阿维尼翁：教皇宫
215	阿维尼翁新城
	阿维尼翁
220	沃克吕兹
227	奥朗日
233	马孔
238	布雷斯镇
	布鲁教堂
246	博讷
250	第戎
253	译者附记

图 尔

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都兰省是法国的花园，真有点羞于启齿，这种说法早就成明日黄花了。然而，图尔镇倒还有一些温馨明媚的风味，这就说明它周围是花果之乡。这是一个景物宜人的小市镇，这样大小的城镇很少有比它更成熟、更完整的了，或者我们应该说更自得其乐、更无心羡慕大地方的种种责任的了。它不愧是那个笑脸迎人的省份的省会——那是一个人们轻松富足、生活充裕、亲切、舒畅、乐观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地区。巴尔扎克在他的一篇故事中说，真正的都兰人是不肯费力气，甚至不肯挪挪窝去寻找一种欢乐的；而且这种乐天知命的根源也不难理解。都兰人有一种模糊的信念：有变就有失。幸运之神一直是眷顾他们的：他们生活在一种温和、讲理、爱好交际的氛围中，一条河从他们的家乡穿流而过，诚然，有时候会河水泛滥，淹没周围的地区，但涝灾之后似乎很容易恢复，所以可以把它侵害仅仅看作（在一个好事确实层出不穷的地方）一次正常的停顿。都兰人浸润在优秀古老的传统里：宗教的，社会的，建筑的，烹饪的。他们可能感到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因此有种满足之情。他们那令人称羡的祖国没

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富有民族特色了。诺曼底就是诺曼底，勃艮第就是勃艮第，普罗旺斯就是普罗旺斯；然而都兰本质上就是法国。这里是拉伯雷、笛卡尔、巴尔扎克的故乡；这里不仅有美味佳肴、华屋丽舍，而且有好书良朋。关于法国中部自然条件的温和宜人，乔治·桑在什么地方有一段迷人的文字——“son climat souple et chaud, ses pluies abondantes et courtes”^①。1882年的秋天，下雨的时间不算短，雨量也更加充沛；于是一旦天朗气清，就天气而言，不可能有更为迷人的景象了。葡萄园和果园在清新明媚的阳光下显得丰美富足；处处都在耕作，但处处又好像优哉游哉，没有显而易见的贫困；节俭和成功是情趣高雅的表现。女人的白帽子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她们制作精良的木底鞋在坚硬清洁的道路上咯噔作响，令人欣喜。都兰是古堡之乡，那里有目不暇接的建筑样板和大量世代相传的遗物。农民没有法国别的大部分地区的财主那样阔绰，尽管他们也挺阔绰的了，这给他们平添了一份精明保守的神色。这一点，在集镇的小交易场上，外乡人往往从他们农用衫上面布满皱纹的棕色颜面上看得一清二楚。何况，这也是古老的法国君主政体的核心。由于那种君主政体过去壮丽辉煌，别具一格，那种辉煌的倒影至今仍然在卢瓦尔河的激流中闪闪发光。法国历史上的一些最引人瞩目的事件就发生在此河两岸，它所浇灌的土地一度曾使文艺复兴的繁花竞放。卢瓦尔河给这种风景赋予了一种伟大的“风格”，

① 法语：它的气候温暖宜人，雨量充沛，下雨的时间很短。

而这种风景的特色却没有“风格”那么突出；这条河还把人的目光引向远方，那里比都兰的绿野更富有诗意。这是一条极不稳定的河流，有时候人们看见它成了一条涓涓细流，把河道上的粗野暴露无遗——对于一条河来说，这自然是一大缺憾，因为人们依赖它给供水的地方提供一种气派。然而我现在说的是上一次看见的情况：浩浩荡荡、气象万千、转弯大而徐缓，反射出了一半的天光。再没有比你从昂布瓦斯的城垛和高台上看见的河流景色更美丽的了。一个明媚的礼拜天早晨，透过秋日柔和的阳光，我从高处俯视卢瓦尔河，它似乎就是一条慷慨仁慈的河流的楷模。图尔最迷人的景色自然是俯视卢瓦尔河的林荫码头了，它隔河眺望着圣桑福里安的友好的市郊，以及在那里拔地而起的台阶形的山丘。的确，在整个都兰省，你能够傍卢瓦尔河旅行，可算欣赏到了该河一半的魅力。保护卢瓦尔河，或者说保护这个地区防止河水泛滥、从布卢瓦到昂热的大堤是一条令人赞叹的大道；另一侧也有一条跟它结伴而行的通衢。你顺着一条宽阔的大道旅行时，一条宽阔的大河就是一个绝好的旅伴；它能使前途变亮，行程变短。

图尔的旅店在另外一个地段，其中有一家正好在城镇和车站的中途，条件很好。值得一提的是，该店的每一个人都客气得异乎寻常——有些反常，起初不禁使你心里生疑，总以为这家旅馆心怀鬼胎，于是，男女侍者就事先努力让你放下心来。尤其有一名侍者，他是我见过的社交手腕最娴熟的人物；他从早到晚总是喁喁低语一些客套话，活像一个陀螺在嗡嗡作响。我不妨再说一点，那就

是我在“世界宾馆”没有发现什么暗中的秘密。在一间闷热难耐的房间里吃温吞饭，这种义务令人讨厌，也实属无奈，但这对今天的游客来说，并不算什么秘密。另外，图尔有一条气派不凡的“国王街”，它是一百年前修建的，街上的房屋大同小异，中等规模，有一种18世纪的浮华派头。这条街把该镇最重要的非宗教性建筑法院与横跨卢瓦尔河的那座大桥连接在一起——巴尔扎克在《图尔的本堂神甫》中把这座宽阔坚固的大桥说成“法国建筑中最优秀的成就之一”。法院在1870年秋是莱昂·甘必大的政府所在地，当时这位专政者被迫乘气球撤出巴黎，而国民议会尚未在波尔多组成。那个严冬，德军占领了图尔：德军占领的地方之多真令人咋舌。据说在法国的有些地方，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遇到两大历史事实：一是大革命，二是德军入侵。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到处伤痕斑斑，法国大革命的痕迹仍在，但1870年战争的明显标志已荡然无存了。这个国家如此富庶，如此生机勃勃，她已经能够包扎好伤口，昂首挺胸，重新笑脸迎人了；那种黑暗的阴影已经不再笼罩在她身上了。然而你目睹不到的仍然可以耳闻；而且一个人回想起就在不久的若干年前，这个地地道道的法国省份却遭受外军铁蹄的践踏，真叫人不寒而栗。“地地道道的法国省份”显然并不是保护伞；对于一个屡屡得逞的侵略者来说，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挑战而已。然而，这里在事变之后仍然恢复了和平与富足；在都兰满山遍野的花园和葡萄园中，这似乎仅仅是一个传说，在一个传说的国度里的又一个传说而已。

然而我提到法院和国王街，并不是为这个斑驳陆离的故事增添色彩。在我的心目中，最引人入胜的是这样一事实，那就是当你沿着右手的人行道朝桥走去时，你一抬头就会看见路的另一侧的那座房子，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就是在那里出世的。这位性格暴烈、思想复杂的天才就是这个性情和善、丰富多彩的都兰省的儿子。这种情况是有点儿反常，不过要是你仔细一想，你就会发现他的性格和他出生的省份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尽管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他备尝艰苦，总在惨淡经营，他有时表示受过许多截然不同的影响。然而他也有他快乐饱满的一面——在《滑稽故事集》中所表现出的那一面。《滑稽故事集》是这个地区老庄园和大寺院的充满浪漫情调和享乐主义的编年史。况且他也是一片承载丰富历史的土地上的产物。巴尔扎克不仅倾向君主政体，而且真心拥护君主政体，他浑身上下渗透了过去意识。国王街 39 号——它的地下室，像国王街所有的地下室一样，被一家作坊占用——对公众不开放；我不知道传统是否选定了那个房间，要《幽谷百合》的作者在里面睁开眼睛观察一个他将要在其中看见和想象那些非凡的事物的世界。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我就情愿跨过那房间的门槛；不是为了看看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的什么遗物，因为房间里可能还有，甚至也不是为了看看什么神秘的德性，因为它的四壁之内说不定还蕴藏着一点，而仅仅是由于看看那四面普通的墙壁就能够使一个人对人类奋斗的力量产生一种强烈的印象。自莎士比亚之后，巴尔扎克在他眼力成熟的阶段摄取的人类生活比哪一个试图给我们讲这方面故事

的人都多；他的意识开始明白这小小的场景只是他跨越的广袤的领域的一端。我承认，发现他出生在一座“连成一排”的房子里，我感到有点儿震惊——再说，这座房子在他出生的时候才建成二十来年。这一切都有相互矛盾之嫌。如果选定享受这一荣誉的房子达不到古老褐暗的话，它至少也应当跟其他房子分开。

你从国王街顶头的广场可以望见卢瓦尔河对面的景色，巴尔扎克在他短小的故事《石榴村》中对此有一段迷人的描绘——广场倒还有一定的气派，旁边耸立着市政大厦和博物馆，这一对建筑直接观照着卢瓦尔河，并且有弗朗索瓦·拉伯雷和勒内·笛卡尔的大理石雕像作装饰；前一尊雕像矗起来没有几年，是一件荣耀的作品，后一尊的底座上理所当然只能镌刻 *Cogito ergo Sum*^①。这两尊雕像标志着神奇的法国思想走过的两个对立的极端；如果图尔有一尊巴尔扎克的雕像，它就应当矗立在前两尊中间。绝不是说他总是在感知和形而上学之间搞折中；而是可以说他的一半天才朝着一个方向，一半天才朝着另一个方向。总的来说，朝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那一面，也就是向阳的一面。然而，图尔没有巴尔扎克的雕像；只有在那阴沉沉的博物馆的一间展室里的一座构思巧妙做工粗糙的胸像。我刚才说到的《石榴村》里的描写文字太长，不好引述；《幽谷百合》闪光的织锦中织进了许多画风景画的精彩尝试，我也没有篇幅在这里抽取任何一点。那部杰作的女主人公莫尔佐夫夫人

① 拉丁文：我思故我在。

居住的克洛什古德小庄园离图尔不远，小说中的那幅画面可能就是
对原型的临摹，今天还是有可能发现的。然而，我并没有做这种努力。
都兰名垂史册的城堡太多了，如果要一一去看那些写进小说的，要
走的路也就太远了。我做的顶多也就是认出《图尔的本堂神甫》中
那个凶恶的老处女加马尔小姐的故居。这个可怕的女人占着大教
堂后面的一座小房子，我在那里花了整整一个早晨，想弄清楚到底
会是哪一座，真是傻气十足。我们刚才还在那个广场驻足远眺石榴
村，可是不得不承认，并没有把它看清楚。离开小广场要去大教堂，
你就得沿着码头向右走，走到看不见那片迷人的 coteau^① 的地方。
那 coteau 从河那边面对着市镇——那里有花园，有葡萄园，有零
散的别墅，有石板瓦盖顶的城堡的山墙和角楼，有设灰色栏杆的露
台，有长满青苔的墙壁，上面又披着鲜红的五叶地锦，真是百物荟
萃，景色宜人。你又回头进城，走到一座大军营旁边，军营里有一
座粗糙的中世纪塔楼，那是古代要塞的遗迹，今天的都兰人称之为
“吉斯塔”。有人奉亨利二世之命将吉斯公爵谋杀在布卢瓦，公爵
死后，他的儿子，年轻的茹安维尔亲王，在这里囚禁了两年多，可
是在 1591 年的一个夏日的晚上，就在他的看守的鼻子底下悍然逃
跑了，这种英勇行为倒给这座面目阴沉的监狱平添了对这一光辉
业绩的怀念。图尔现在有五个团的驻军，红裤腿的小兵使这座城
镇豁然亮堂起来。你看见他们在干净而没有任何商业活动的码

① 法语：山坡（特指种植葡萄的山坡）。

头上溜达，那里没有一点航运的迹象，甚至连个船桨的踪影也没有，没有桶，没有包，没有装卸活动，没有顶天的桅杆，没有咻咻的喷气声。那里最活跃的活动就是那种有耐心而一无所获的垂钓，法国人崇尚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在这种活动中的表现是其他人种望尘莫及的。小兵被大口袋里的重物压弯了腰，满怀敬仰之情，从一个个垂钓大师身旁经过，而大师们却稳稳坐着，在那冷漠的大河里泡着一种不明不白的钓饵。你转身离开码头，只消走一点路就到了大教堂。

图尔：大教堂

这是一座位居二流的美丽教堂，外表是迷人的鼠灰色，带有两座样式奇特的塔楼。教堂前面是一个宽敞的小广场，从这儿你一抬头就能望见它装饰华丽的正面，然而为了一览无遗地赞赏这座教堂，也许不可把侧面和后部完全分开。图尔的这座大教堂是奉献给圣加蒂安的，修建历时很长。它于1170年动工，直到16世纪上半叶才竣工；然而，年代和天气把各个部分的色调融合得妙不可言，所以整体没有明显的不协调，至少第一眼看上去就是这样，甚至还表现出一副浑然一体的样子。比它更加宏伟的教堂多的是，也许很少有像它那样赏心悦目的；在宁静的黄昏临近时，这种秀雅的效果达到了极致，因为此时此刻，装饰华丽的两座塔楼矗立在小小的阿克韦凯广场上，把它们的奇异的采光亭高高地举进斜光里，为成群结伙、盘旋飞翔的鸽子提供了众多的栖身处。这时候，教堂的整个正面显得富丽堂皇，尽管围绕三扇高门（凹处深得足以容得下好几圈雕像）、在巨大的玫瑰花窗旁边突起的四堵大扶壁被挖成了锯齿状的壁龛的小华盖下面没有一个雕像。大革命的风暴横扫了法国大部分的雕像，然而这场风暴却没有增强势头，令它们重新竖起。圣